

风物咏

一树椿芽别样红

刘美花 冯宝新 柳君

山乡的春色是挂在树枝上的。四月的风掠过青砖红瓦，杏花落，桃花开，接着又将山坳里新发的香椿芽撒向人间。

新修的村路刚被夜雨洗得发亮，从车窗远看山坡上的野杜鹃姹紫嫣红，如诗如画；梯田堰间、田埂上已被点点紫红点缀。那是香椿树在春风的抚摸下，悄然吐露的嫩芽。路旁，头戴围巾的大娘，叼着烟卷的大爷，不停地招手、叫卖推销自己的椿芽。挎篮里、条筐里，码着扎成小把的香椿芽。叶片上沾着露水，茎秆掐断处凝着嫩汁，空气里浮动的香

二

俗话说，人有情，地有缘。我与国路乔村的渊源，始于1995年春天，按照上级宣传部门要求为国路乔村起草一份典型材料。

初来乍到，采访中，我发现国路乔村与栖霞其他农村普遍种植苹果相同，但这里多了一道自然景观，家家户户种植香椿树。田埂地堰间不必说，路旁沟畔处处可见，房前屋后见缝插针，就连老旧石屋的石墙缝里，也伸出三两枝桠，羞涩地探出几簇紫红的芽尖。

在胶东农村，香椿并不鲜见。我老家院落里就有一棵四十多年的老香椿，从四月椿树冒芽，父亲便开始掐，一直持续到六月份，母亲把每次掐的椿芽放到瓷坛里，撒上粗盐腌制。一棵椿树，便撑起了全家一个春夏的应季滋味。

香椿是楝科的落叶乔木，分布于长江南北广泛地区，其适应性强，喜温暖湿润气候，早春椿芽具有食用价值兼具一定药用价值。

它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，《山海经》中的“櫛木”、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的“大椿”（“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”）均对香椿有所描述。历代文人墨客多有吟咏，如金代元好问“溪童相对采椿芽，指似

三

自那年来村后，我便与国路乔村结下不解之缘，一次次踏上这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土地，见证了山乡破茧成蝶的每一步。

今年谷雨前后，我寻访故地，眼前的景象早已焕然一新。在村委办公室见到老书记常建富老人。仔细端详这位头发银白，却依然精神矍铄，84岁的老当家人，还在党支部书记岗位上，一心为乡亲们操劳，把全部心思都扑在村里的发展上，钦佩之情，油然而生。老书记介绍，这几十年，村里的变化大着哩，而发展香椿产业，是全村人脱贫致富的主要措施之一。

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国路乔村便立足山地资源，制定了“治理穷荒山、修筑通山路、兴修致富水”的发展思路，他们以愚公移山之志，劈山开石，在荒山上大规模植树造林，重点实施包括千亩香椿林在内的“五个千亩”工程，让香椿种植彻底从

气，裹挟着泥土与晨雾的湿润，直往人肺腑里钻。

车子拐进大牌坊，便进入一条峡谷中。抬头远望整个村子躺在峡谷中、卧居山的臂弯里，峡谷两侧梯田如旋梯，一层层延伸到云端。而在每层梯田的堰边、每户人家的屋后、每条山路的旁侧，都站着香椿树。它们不像杨柳婀娜多姿，也不像白杨伟岸傲立，而是从容地、斜斜地伸展枝桠，紫红的嫩芽在暮色中泛着釉光，像是千千万万支蘸饱颜料的笔，正在书写着山乡春天的故事。

再次踏上这片土地，深吸一口

阳坡说种瓜”，描绘了儿童采摘香椿的场景；宋代《图经本草》、明代《本草纲目》等医书也有香椿的记载，体现了其在饮食、药用中的重要价值。因此，它是一种兼具食用、药用、文化价值的中国特色树种。

在胶东，国路乔村的椿芽名气很大，享有“中国香椿之乡”的美誉。那么国路乔的椿芽为什么能这样红？或因这里地处胶东丘陵地带，属石灰岩地貌，这种地貌为香椿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——石灰岩风化形成的土壤，疏松透气、富含矿物质，恰好契合香椿“喜石灰质土壤”的生长习性，也是香椿品质优良的核心要义。加之胶东半岛四季分明、光照充足、降水适中的温带季风气候，与香椿“喜光、喜温”的特性高度匹配，有利于香椿芽的着色与香气积累，让这里的香椿芽色泽紫红、香气浓郁，与其他地区的青绿色椿芽形成鲜明差异性。

除了自然禀赋，悠久的种植传统也为香椿产业发展埋下了伏笔。据志书记载，国路乔村香椿种植历史可追溯至400多年前，积累了比较丰厚的栽植经验。长期以来，当地农民把它当作“传统经济作物”来种植管理。苹果秋季收获，而香椿作为“春

“房前屋后的零星点缀”，走向“规模化、标准化的产业布局”。为破解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难题，村里专门注资成立香椿专业合作社，将分散的种植户紧密组织起来，实现了“统一采购、统一管理、统一销售”的规模化运作，为香椿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根基。

合作社利用网络开展电商直播销售，将香椿销往烟台、青岛等城市，通过拼多多、盒马鲜生等电商渠道远销全国，不仅增加收入，也提高了香椿芽的知名度。

国路乔村的香椿种植，还保留着独具特色的“地崖种植”模式。依托胶东丘陵多梯田的地形，村民将香椿种在地崖下面，既便于站在地崖上采摘，又充分利用了“边角地”，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，这是当地农民在长期农耕中积累的智慧，如今也成为香椿产业的一大特色。

随着香椿产业的稳步发展，国

气，那独特的香气便顺着山风钻入心脾——这香气里，不仅蕴藏着春天的气息，更承载着一个村庄在时代变迁中，靠香椿产业致富兴村、滋养百姓的动人故事。

这里就是以盛产香椿闻名的“中国香椿之乡”栖霞国路乔村。站在村标石前，三十多年前来村调研的往事，如蒙太奇般在眼前闪过：彼时，香椿还只是村民补贴家用的零星收入，谁也不曾想到，这不起眼的嫩芽，如今会成为撑起全村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国路乔人。

季早熟作物”，收获期恰逢苹果花期，成为农民“春季补贴家用”的重要收入来源。这种“春椿秋果”的种植传统，不仅让香椿融入了乡村生活的节奏，更形成了“家家种香椿、户户懂采摘”的民间技艺，为后来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三十多年前，即1995年，我来村调研时，国路乔村香椿已从“零星种植”向“规模发展”过渡，并初步形成规模效益。每年清明到谷雨，是椿芽大量上市的季节，国路乔村呈现出独有的“家家椿芽香，户户卖芽忙”的景象，种植数量多，收入可观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在这里，椿树不仅是应季的“木本蔬菜”，已然成为村民创收的摇钱树，初步形成了规模效益。出于职业敏感，我觉得这个素材有很好的报道价值，于是又专题采访香椿生产情况，撰写新闻报道在有关媒体发表。在采访中也发现随着香椿种植初具规模，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初见端倪。那时，虽有外地客商慕名而来收购香椿，村干部也主动帮村民联系客户、组织销售，却始终未能形成系统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，香椿的价值也未能得到充分释放。

路乔人并未停下脚步，而是不断拓展产业边界，探索“香椿+”的产业融合富民新路径，让村民实现“一份付出、多重收益”。

香椿树不仅能产芽创收，更兼具生态与观赏价值：成片的香椿林不仅绿化了荒山、保持了水土，春季那缀满枝头的紫红色嫩芽，更成为乡村旅游的独特亮色。

村里顺势而为，依托秀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果品资源，建成了百果园、山神谷、仙人谷三大景区，将香椿采摘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，推出“香椿采摘”农家乐活动，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。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住农家屋、亲手掐摘鲜嫩椿芽，体验农耕乐趣，品尝以椿芽为主要食材的凉拌椿芽、椿芽炒蛋、椿芽饺子等特色餐饮。村里有40多家经营民宿农家乐的农户，把香椿采摘与民宿农家乐深度融合，可增收万元以上。

四

在村巷，不时可以遇见挎着满篓椿芽的村民、载有椿芽的三轮车从山地里归来，他们疲倦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意。各种车辆从村子里开出来，车上装满包装整齐的香椿。这个号称中国最大香椿生产基地的村庄，村民们的日子，正像这鲜嫩的椿芽一样，愈发椿香红火。

走近村里的中型冷库，虽墙壁已有些斑驳，却依旧忙碌。常书记介绍，冷库一年四季忙着，春天保鲜椿芽，夏初保鲜大樱桃，秋天后保鲜苹果。香椿可保鲜半个月，卖得更远。宽阔的停车场上，停满了外地牌照的车辆，客商们仔细查验着椿芽质量，随意抽出一片芽尖揉搓嗅闻，满意后便掏出手机扫码付款，交易顺畅而热闹。

在村口遇到了一位似曾相识、快八十岁的老人。“这不是那个数拉香椿‘官车’的老常头么？”老书记笑着点点头。想当年，我曾采访过他。

“老常头，现在还数来拉香椿的‘官车’么？”常书记打趣道。老人挺起微弯的腰，咧嘴笑得灿烂，皱纹舒展成山坡的梯田：“看书记说的，那是老黄历了！如今咱的椿芽真正成了‘金芽’，我数的是一天发出去多少快递，来了多少外地客。”他指着保鲜冷库，语气里满是自豪，“以前愁卖不上价，一年到头忙下来，靠香椿也就赚几千块；现在有合作社、有电商，不愁卖还能卖上好价钱，我家种香椿、大樱桃和苹果，加上民宿农家乐的收入，一年能收入4万多！”

临近晌午，暖阳高照。峡谷里的香椿馨香愈发浓郁、沉厚，似乎有了重量，沉甸甸地铺满每一片屋瓦、每一条田垄、每一道山梁。这香气里，没有了当年的窘迫与无奈，只有丰收的喜悦与生活的希望。

临行时，常书记执意要送我一包新采的香椿芽，紫红的叶尖上还挂着山间的露珠，馨香扑鼻。我小心地用旧报纸将其包好，如同珍藏一份产业富民的见证。这抹紫红，见证了国路乔村从“昔日荒山”到“绿水青山”、今日成为“金山银山”的蜕变，见证了香椿产业从“零星种植”到“规模发展、产业融合”的蜕变，更见证了村民们靠着勤劳与智慧，把不起眼的香椿芽，变成了致富增收的“金芽”，把平凡的日子，过成了香椿般鲜香红火的模样。

一树椿芽别样红，日子红火乐融融。如今，国路乔村的香椿不仅香飘大江南北，而且远销韩国和东南亚，更成为胶东特色农业的标杆，为更多乡村发展特色产业、实现富民增收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。

归途回望，峡谷里的香椿树在春风里摇曳生姿。我终于读懂，一棵小小的香椿树，能撑起乡村富民的大希望；一份坚守与创新，能让平凡的乡土，绽放出最动人的光彩。

